

此

马曳

著

Leap
of
Faith

岸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马曳

著

Leap
of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岸 / 马曳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86-5899-5

I. ①此…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8972 号

此岸

著 者: 马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899-5/I · 77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Contents

- 引 子 _ 001
- 第 01 章 法兰克 _ 003
- 第 02 章 艾尔伍兹 _ 008
- 第 03 章 高田雅史 _ 014
- 第 04 章 Langdell 图书馆 _ 022
- 第 05 章 Cambridge Common _ 028
- 第 06 章 当时的月亮 _ 036
- 第 07 章 孩子气 _ 043
- 第 08 章 虎口脱险 _ 054
- 第 09 章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_ 061
- 第 10 章 那些过去的和将要到来的 _ 068
- 第 11 章 白天打扫，晚上祈祷 _ 075
- 第 12 章 出埃及记 _ 084
- 第 13 章 这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_ 094
- 第 14 章 革命之路 _ 099

- 第 15 章 钟鼓楼 _ 105
- 第 16 章 冷静与热情之间 _ 111
- 第 17 章 七月流火 _ 122
- 第 18 章 八月萑苇 _ 130
- 第 19 章 九月授衣 _ 140
- 第 20 章 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_ 147
- 第 21 章 戏剧女王 _ 154
- 第 22 章 跑道上飞机无日夜起飞 _ 160
- 第 23 章 名利场 _ 168
- 第 24 章 圆舞 _ 174
- 第 25 章 愿每天快乐直到不能 _ 184
- 第 26 章 45 街 _ 196
- 第 27 章 姹紫嫣红开遍 _ 205
- 第 28 章 Manolo _ 213
- 第 29 章 晚安，好运 _ 220
- 第 30 章 第六大道 _ 229

- 第31章 如剑上取暖，鼎中避热 _ 241
- 第32章 朝花夕拾 _ 249
- 第33章 求仁得仁 _ 255
- 第34章 就算天空再深 _ 263
- 第35章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_ 272
- 第36章 一个正当年华的人 _ 282
- 第37章 无常 _ 292
- 第38章 桃花源记 _ 302
- 第39章 岁月长，衣衫薄 _ 313
- 第40章 可惜我是水瓶座 _ 319
- 第41章 每一个人都受伤 _ 330
- 第42章 既往不咎 _ 339
- 第43章 我的1997 _ 349
- 第44章 到灯塔去 _ 362
- 第45章 大都谁不逐炎凉 _ 372
- 第46章 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 _ 384

第 47 章 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 _ 396

第 48 章 后来 _ 409

第 49 章 仍然可以随时为你疯狂 _ 421

第 50 章 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_ 432

后 记 午夜前的十分钟 _ 437

引 子

我睡了一觉又一觉，恍惚间，听到广播里说：“飞机将要到达，请靠窗的乘客打开遮光板。”窗外是大西洋的海面，暮色将至，在海平面的远方呈现出深蓝和绛红交织的色彩。慢慢出现了陆地，和从前在世界地图上看到的一样，是弯弯地伸了一个钩子形到海里去。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看到这个画面时的情形，也许会的心愿得偿的狂喜，或是终于背井离乡的愁绪？然而现在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切是这样滑稽，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飞机侧转，下降，滑行，海面越来越少，陆地越来越近，终于平稳降落在罗根机场的跑道上。我对自己说，从前提到这块土地，人人都说“大洋彼岸”，现在你终于是在“大洋此岸”了。

第01章

法兰克

法兰克说他来机场接我。他是马上要升二年级的学生，春天的时候他们“亚洲法律研究会”的一千学生来北京公款旅游，顺便跟我这个秋季入学的新生见了一面。我能记得他，完全是因为他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陈复成和一个过得去的英文名字 Frank。他放着这两个名字不用，却偏偏喜欢别人在说中文的时候叫他“法兰克”。我当时心里想，台湾人果然“花头经”多。

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到春天，申请出国的结果揭晓的季节，校内 BBS 上的“飞跃重洋”版必然很热闹。已经被录取的人来汇报结果，还没有结果的人每天用“申请材料字号是否符合规定”之类细枝末节的事情折磨自己。之后是各种各样的版聚，将要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城市的人聚起来吃饭，一起憧憬不可知的未来。我参加过一次哈佛的版聚。那天我去晚了，到的时候已经啤酒过三巡，烤肉点过了两轮。将要去研究生院的同学一起兴高采烈地研究他们的夏季语言培训项目，相互约定一起出行。去其他学院的人三三两两地坐着说话。我坐在一个去教育学院的女生旁边，她问我是哪个系的，我说中文，于是听到研究生院那群人中有个女生说：“那你一定是去东亚系的咯，快来，我们这儿正商量着一起申请房子呢。”

我谢过她，小声地说：“不好意思，我不是去东亚系的，我是去法学院的。”

那女生大声说：“哇，法学院，那肯定是JD^①啊，这么大的 offer（录取通知）你也不在‘飞跃重洋’版上汇报啊！”我觉得旁边的人都在往我这里看，立刻脸红了起来。这时坐我身边的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生问我：“申请法学院要考什么考试啊？托福^②？LSAT^③？”

“都要。”

“那你考了多少分啊？是不是真的跟《律政俏佳人》里面一样LSAT要考179才能去啊？”

“不是的，我其实才考了169。”

“啊？”那个男生露出不置信的表情。“169就够啦？那你托福肯定很好才行，难道是满分？”

我觉得自己的气场慢慢变弱，开始觉得来参加聚会是个错误的决定。早知道会被这样三堂会审，我还不如跟宿舍里的晓培她们唱歌去算了。我慢慢吐出一口气，义无反顾地说：“620。”

“620？”我觉得那个男生的眼光开始有点戏谑。果然他转头对刚才那个问我是不是去东亚系的女生说：“哎，朱玲你看，早知道你也应该申请法学院呀，她托福620就进去了。”

“真的啊？”那个叫朱玲的女生羡慕地望着我。“早知道我也申请

① JD: Juris Doctor 的简称，意为“法律博士”。——编者注

② 托福（TOEFL）：全称为 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检定母语非英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美国等国的很多高中和大学都需要报考该校的外国学生提供托福成绩。——编者注

③ LSAT: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的缩写，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编者注

法学院了，读得又快，毕业以后出路又好。不过你其他方面应该很厉害吧？英语肯定特别好，不然的话上课也听不懂啊。我看《律政俏佳人》里面那些教授提问的时候真是凶得要命呢！”

然后她用一种很期待的眼光看着我，等着我解释我为什么能够被法学院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录取。我在心里想，如果我不能说出诸如“我其实三头六臂，会七十二变”之类的道理，是一定不能令他们满意的。

但真相只有一个，我耸耸肩：“其实我的材料确实没什么特别的，我就是运气比较好。”

我看到她眼里热切的光慢慢变淡。真相往往都是这样，别人都期待一个“头悬梁锥刺股”或者“鲤鱼跳龙门”的励志故事，而事实其实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运气而已。我记得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申请材料寄出去的时候，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勇敢态度。最好哪所学校也不要我，我正好名正言顺地找工作，我对自己说。收到那个巨大的印着学院名字和校徽的红色文件夹后的最初几天，我也曾经问我周围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晓培说：“怎么不可能？你大三那会儿整天在图书馆泡着，不是标准的未来女律师？”华少说：“那是人家名校火眼金睛，看出了你的钻石品质哪！”我妈跟我悉数她当年教育我的事迹一二三，以证明付出必有收获。

我最后去问陈正浩。那会儿是他的游戏时间，我把前因后果噼里啪啦地打在MSN的对话框里，发送。隔了大约5分钟，在我忐忑不安地浏览了BBS的若干版之后，那个对话框变成橙色，他说：“没什么，你运气好呗。”

我当时深以为，我视陈正浩为知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但这种“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一样诚惶诚恐的心情伴随了我的整个春天和夏天，以至在去往波士顿的飞机上，我还认为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混进了 HLS^① 是绝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不定飞机会出意外，或者我会在旧金山海关被拒之门外，遣送回国。这样 HLS 就可以保持清白的名声，每个学生其实都是像艾尔伍兹^②那样的天才。

我的两程航班居然都平安抵达，海关的大叔也没有怎么为难我，但我在罗根机场等行李的时候仍然神情恍惚——一半是长途飞机累的，一半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蒙混过关，居然就要大功告成了的样子。这时候有人拍拍我，我茫然地回头，是法兰克。

法兰克很礼貌地向我道歉，说他刚才先去停车又去找行李车，所以晚了一点。我赶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能来已经很好了，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学校。他不再说话，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搬上行李车，带我往车库走。我很松了一口气，坐了快 20 个小时的飞机，我实在没有力气再和一个不甚熟悉的人寒暄。

我们沉默地上了车，往学校开。天已经完全黑了，车子穿过隧道，在一条沿河的路上开。法兰克说这就是查尔斯河，有时候也会指两个建筑给我看，说这是麻省理工，那是波士顿大学。我敷衍地“嗯啊”了事，法兰克看出我无心恋战，也不太说话了。快到学校的时候我出于礼貌，挣扎着睁开眼睛问他：“艾米还好吗？”

艾米是法兰克的女朋友。春天的时候晓培和我一起去见法兰克

① HLS: Harvard Law School 的缩写，哈佛大学法学院。——编者注

② 艾尔伍兹：美国电影《律政俏佳人》的女主人公。——编者注

他们，回学校的路上她说：“王微，要不是法兰克的女朋友那么聪明漂亮，我真以为法兰克要接你的飞机是别有用心呢。我听说，那些主动接新生的男生，都是在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谋福利。”

而这时候法兰克在旁边说：“哦，我们暑假里分手了。”他语气仿佛很轻松，搞得我很尴尬，不知道是该安慰他呢，还是说其他事，只好一句话不说。我在心里面暗暗埋怨自己：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自己叫个出租车去学校。虽然他这样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比我们放得开，但我这样贸然接受一个不熟悉的单身男生的帮助似乎还是不太好。

我虽然这样想，表面上却不好表露出尴尬来。法兰克似乎也没发现什么异样。我们穿过一处灯火通明的地方，根据前段时间某个街知巷闻的韩剧，我知道这是哈佛广场。转眼间，法兰克的车子七弯八拐，停在一栋三层楼的对面。他跟我说：“这是学校分给你的宿舍，Ames。”

法兰克帮我把行李箱搬进我的房间。钥匙在门上的一个留言袋里，袋上印着“Wei Wang, 1L^①, China”（王微，一年级，中国）。法兰克说：“看你实在太累了，我先走了，等你缓过来了我陪你四下转转。”我感谢了他，刚关上门准备开箱找床单，又听见门响。法兰克对我眨眨眼睛，说：“哎，我忘记跟你讲，Welcome to HLS！（欢迎来到哈佛法学院！）”

① 在法学院，一年级叫1L，二年级叫2L，以此类推。——作者注

第02章

艾尔伍兹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晚上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长翅膀的仙女，还有五条腿、像《千与千寻》里那个吃了脏东西的鬼一样的妖怪。我觉得我在梦里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走了很远的路，度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结果睁开眼睛，外面天还是黑的，只有凌晨三点半而已。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天，还是睡不着。原来时差是这样的，从前在小说里面看到，觉得是很浪漫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玩。

我披了衣服起床，打开百叶窗。昨天晚上送走了法兰克福后只顾胡乱睡下，还没来得及观察周围环境——原来我的房间正对着一块草坪，四周看起来都像是学生宿舍，侧前方还有一小块空地，挂着一块幕布，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排排的木板凳，看起来倒真的很像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切都显得新鲜，又透着陌生感——我大学的宿舍外面是一条小路，种着两排银杏树，再往前，是著名的“民主科学顶个球”。我上大学那会儿还没有住宿改革，我住的31楼里一共有1440个女生，于是每到晚上开锁门的时候，楼下总是一对对告别的情侣，显得很香艳。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晓培很喜欢在快熄灯的时候趴在窗口看热闹，这种低级趣味很为宿舍里的其他4个人所不屑，但我们不为所动，照看不误。结果后来晓培自己也谈恋爱，

融入了楼下的茫茫人潮中，“反攻倒算”地跟其他4个人一起批判我，并给我安上了一顶“北京人就是糜烂”的帽子，为我所深深不齿。

想到这些，我忽然觉得很心烦。

随身的箱子里有我在首都机场免税店买来的两条“清淡七星”，托运行李的时候华少送给我一个小小的方盒子，我一看盒子大小和他那拼死要我托运的样子就猜到是Zippo打火机。这会儿忽然想起来，翻出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上面还刻着一只龙猫，实在是很符合他的恶趣味。我把窗户稍微打开一点，点燃一支香烟，吐出第一口的时候，觉得自己好了一点。

时间还太早，我又毫无睡意，干脆打开电脑上网。我的博客上还是我临走前两天写的酸溜溜的话，常去的论坛也没什么更新。原来我已经到了大洋彼岸，彼岸人的生活不过刚过了一天，并没有因为我的西去美国而产生质的变化。这一发现令我很不开心，假使萧迪知道，肯定又要讽刺我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这个化学系的人和我在某个文学青年聚集的版里认识，因为比我早5年从本校毕业，一定要我叫他师兄，而我干脆一了百了，叫他“萧世伯”了事。萧世伯喜欢说他的“萧”是“萧峰”的“萧”，说他祖上是女真人。因为这个缘故，未见面之前我总以为他是个高大壮硕、皮肤黝黑、眉目分明的人，见了面才知道不过是个中等身高的白胖子，令我抚案追悔不已。但我还没来得及在版上发帖打假，萧世伯先倒打一耙写了个帖子说没见我之前以为我是个周迅般的精灵美人，见了面发现空有周迅的身高，身材和气质就跟赵薇似的。

不过萧世伯虽然嘴上刻薄，却是个与我肝胆相照的朋友。那几

年我为陈正浩满心郁闷无处倾吐的时候，陪我深夜轧遍成府路的不外乎他和华少。我打开信箱，没有萧世伯、晓培或是华少的信，陈正浩倒是写了一封信说他的公司安装了新的防火墙不能用 MSN，以后请用 Google Talk 联系，顺便问我平安到达否。

反正也没有事做，我给陈正浩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从“美联航的东西很难吃”说到我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的梦，还顺便感慨了一下开窗不见“民主科学顶个球”的遗憾之情。两分钟以后，我收到一封回信，陈正浩说：“你到了美国还是那么啰唆，看来是一切都好，而且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人的能力也很有限。”

我盯着那短短的一行字好半天，想回信反驳又觉得有点多余，反会给他留下我果然啰唆的话柄。这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变白，我关上电脑，决定出去走走。

波士顿果然是和沈阳纬度差不多的地方，我才打开 Ames 的大门就觉得寒气袭来，不得不又回去翻了一件薄外套穿起来。

我照着地图的指示穿过了整个法学院，图书馆门口搭着高大的白色帐篷，路旁竖着各种各样给新生看的指示牌，估计是为两个小时之后的新生入学活动准备的。我试图分辨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是激动还是紧张，得出的结论还是紧张比较多。

穿过一个小小的停车场，路过传说中著名的，被很多人误认为教堂，但据法兰克说其实是本科生食堂的 Memorial Hall，我想前面那片被圈起来的房子一定是 Yard^① 了。果然走进去就远远看到了传说

① Yard 是 Harvard Yard 的简称，为哈佛校园中心一块有院墙的区域，内有一年级新生宿舍、教堂、图书馆及著名的“约翰·哈佛”塑像等。——作者注